



四方食事

一碗烟火

□张响响

日出又日落，深处再深处
一张小方桌，有一荤一素
一个身影从容地忙忙碌碌
双手让这时光有了温度

喜欢哦，我真的喜欢哼唱这首歌曲。想着夕阳西下，农家小院，炊烟袅袅。老猫慵懒地匍匐在桌脚，阿黄悠闲地晃着尾巴，在屋前走过来走过去。女主人正端出一碗热气腾腾的饭菜，饭香味越发惹人饥肠辘辘。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男主人披着一身落日的余晖，寻着饭香味，踏进家门。

我将愿景说与友人。他说：“这是最温馨的家的味道！日子，就是饭桌上的一日三餐。”还说，现在一切似乎都在改变，过去总说：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”如今怪了，看是琳琅满目的食材，却做不出地道的“一粥一饭”的原本味道。

我想起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话：“插秧的人总是精精神神的，脾气也特别温和。又忙碌，又从容，凡事有条有理。他们的眼睛里流动着对于粮食和土地的脉脉深情。”庄稼人用汗水和着泥土摔八瓣子，风里雨里一季又一季将一家子的生计种在厚土之上。除草、灌溉、施肥，从种植到收割，不用任何化学物质去干扰其自然生长。就算遇到病虫害，也不使用超标的化学农药。他们怀着敬畏之心，将朴实的期许，种在来年的收成里。那样收获的粮食是醇香绵长的。

可不知何时，“转基因”“人工合成”“反季节生长”这些词语慢慢地向人们的“菜篮子”伸去，大有要渗透到人们的饭碗里的节奏。

周末，闲逛之余。我偶然结识一卖粮油产品之人，其姓水，且称水先生吧。他代理一粮油品牌，在响灌路上有一小门脸。水先生说他之所以做此品牌代理商，源由被该公司提出有机、健康、生态经营理念所吸引。旗下产品，均遵循自然生长规律。初识水先生给人以沉稳务实之感，不属能言善道之人。可一提到他代理的产品，却似打开了“话匣子”。水先生说，决定经营此产品前，首要的是自己去实地考察，“眼见为实”看看源头公司的生产基地，又与家人将品牌系列产品统统试吃个遍，还请三朋四友小聚品尝，得到家人和朋友们的一致认可，方敢放心做这品牌代理，出售系列粮油商品。是呢，如今不再是缺衣少食的年代，人们追求天然健康养生的生活理念。水先生坚持自己卖出的食品，必须是让他人吃得安心，吃得放心的食品。如此用心经营，想必物有所值吧。

我将此事告与友人，友人取笑我是在为其做广告。唉，我真怀念以前粒粒清白，柔韧软绵的大米饭。我想去响灌路上的粮油铺看看，买些品尝。

“愿为自己慢慢煮一锅白米清粥的人，并且想着分享，让它出现在更多人的餐桌上，其实生活需要将自己慢慢地熬煮着，不激烈、不偏执、不放弃，让灵魂如同一粥一饭，发出原始的香气才好。”

小小说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丁香巷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，香满小巷，只是不见了那个叫丁香的姑娘。

丁香姑娘

□孙华

小巷不长，二十来米的光景，却有一个富有诗意的名字：丁香巷。丁香巷里没有丁香树，却住着一位丁香姑娘。

寒假时，丁香姑娘和同学一起到小城旅游，无意中发现了丁香巷。毕业后，丁香姑娘执意来到了小城，在丁香巷租了房子，住进了丁香巷。

住进丁香巷后没几天，丁香姑娘买来了一个小小的花盆，栽了一棵小小的丁香树苗，还在房前铺了几块青石板。丁香姑娘想象着，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，在一个秋雨丝丝的黄昏，沐浴着丁香花的馨香，撑着油纸伞，独自彷徨在悠长的雨巷。可第一年，丁香树苗枯了，第二年，丁香姑娘又栽，树苗黄了，第三年，丁香姑娘还栽……丁香巷里怎能没有丁香树呢，丁香姑娘说。

丁香姑娘这话是对王阿婆说的。王阿婆住在丁香姑娘隔壁，满脸的皱纹和丁香巷里的青砖一样斑驳。丁香巷里住的全都是像王奶奶一样的阿婆爷叔们，年轻人不习惯小瓦青砖的逼仄，早都搬进现代化气息浓重的高楼，留下他们厮守着丁香巷。每天，丁香姑娘踏着坑洼的巷道去上班，映入她眼帘的也都是一张张布满沟壑的脸，丁香姑娘却觉得格外亲，她想，住在丁香巷里的人就应该这样，只有这些蹒跚的步履，才配得上丁香巷的沧桑。

“早啊！”丁香姑娘满脸笑靥，似鲜花，和老人们打着招呼，吴侬软语中夹杂着更多的北方话。

丁香姑娘的声音脆，响，如银铃。丁香巷多长时间没有这样的声音了。老人们忙不迭地点头：“早啊，早啊！”

自打丁香姑娘住进了丁香巷，丁香巷里就有了活力，有了生机，有了妩媚。偶尔，丁香姑娘会捧着手机，唱上一曲，这时候，老人们全都停下手中的活计，静静地伫立着，尽管他们听不懂，但他们觉得好听，想听。

更多的时候，丁香姑娘会搬一张小椅子，坐到巷口的牌楼下，听老人们唠嗑，原生态的方言，让她听得懵里懵懂，但她还是愿意凝神去听。

“姑娘，你咋会这么瘦呢？”坐在丁香姑娘身

旁的王阿婆端详着丁香姑娘说。

“阿婆，我哪瘦啊？”丁香姑娘低头瞧了瞧自己，说。“可不能瘦啊，瘦了会生病的。”阿婆摩挲着丁香姑娘的手说。

“阿婆，我的身体好着呢。”丁香姑娘羞赧地一笑。

第二天，王阿婆端来了一碟牛肉，酱香的，丁香姑娘吃了几块，真香。

秋雨绵绵，丁香姑娘慵懒地坐在窗前，看雨打芭蕉，风吹窗纱，丁香树咋还不开花呢？丁香姑娘心想。

一大早，丁香姑娘匆匆地出了门。高跟鞋踏在青砖上，声音不像以往那么咚锵。

“早啊，阿婆！”丁香姑娘照旧和阿婆爷叔们打着招呼。“早啊，小囡。这么早你要去哪里啊？”正在生炉子的王阿婆问。

“阿婆，我去一下医院。”“哪里不舒服？你瞧我让你多吃些，你不听。”阿婆的话里满是关切。

“我没事的，阿婆。”一股暖流涌进丁香姑娘的心房。“早点回来啊，中午我给你做酱香牛肉。”

丁香姑娘中午没有回来，第二天也没有回来。这可是丁香姑娘住进丁香巷后，没有发生过的事，阿婆爷叔一打听，丁香姑娘住院了。

王阿婆和几个阿婆爷叔商量，一起去看丁香姑娘，在病区门口，他们被拦住了。

“如果你们真为丁香姑娘好，就别进来让她再悲伤。”护士小姐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水果。

“我们只想晓得丁香姑娘生的啥病。”“白血病。”

王阿婆他们悻悻地往回走，双腿像踩在了棉花上，一路沉默。半晌，还是王阿婆打破了寂静：“唉，这么水灵的姑娘，咋会生这病呢？”王阿婆的叹气声，如他们心底的悲伤一样悠长。

又是一年春来到，丁香巷的丁香树开满了丁香花，香满小巷，只是不见了那个叫丁香的姑娘。

好些年后，旧城改造，高楼大厦湮没了丁香巷。路过这里的人，常常会说起丁香巷，说起丁香巷里曾经住过一位名叫丁香的姑娘。

生活滋味

转变

□徐良观

我家的承包地与几位邻居家的地紧紧挨在一起。

前几年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老伴忙不动田了。先是只种一熟玉米，后来孩子们不准再忙了，就将土地以每亩200元的价格租给本村人种，也图享个清福。

土地流转开始后，小田变大田，给我们这些年龄大的种田人带来了希望。村干部挨家挨户征求各户意见时，我家第一个投了赞成票。那一条田里的六户人家有四户同意流转。可是，仍有两家邻居不同意流转。干部登门动员了好几次，他们两家就是“扳头不拢”，总不能让老板在一块大田中夹着几块小田吧。村里本着“依法、自愿、有偿”的原则，见工作做不来，当年的“小田变大田”计划只得作罢。

这可苦了我们几家积极要求撂田的人家，只好硬着头皮种下去。心里对村干部和这两家却是充满了腹诽。有的埋怨村干部工作不得力，见难就退。也有的对这两户怨声载道：看他们两家的人可能忙了！当然这些怨言也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了两位邻居耳朵里，他们却充耳不闻，两家照样按照“春雪菜+早玉米+秋雪菜”的模式种下去。

日子不紧不慢地向前过着。时光催人老呀！第二年秋，两位邻居思想出现了松动。种雪菜是个力气活，挑雪菜、装雪菜、卸雪菜，力气小是不行的。每逢这时，都要请人帮忙。陈莲家每次挑雪菜，都要让在上海打工的老公、儿子、儿媳回来帮忙。这样算下来，每次家人从上海回来帮忙也不是很划算，他们感到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有点吃不消；另一家随着年岁的增长，也渐渐力不从心了。

第二年秋，镇里要求沿省道352推进“小田变大田”实现规模化、集约化经营，促进农田增效、农业增产、集体增收。村里又开展了“小田变大田”的动员，这次两个邻居没说二话，很爽快地在流转协议上签了字。种麦子的时候，我们六户人家爽快地交了田。全村这次共流转了550亩土地，每亩土地租金950元。老伴算了一下，我们家3.85亩承包地，不动手不动脚，坐在家里一年可以享受土地租金3600多元，何况这是纯收入，比当时自己起早贪黑、累死累活地忙一年的纯收入高得多了去了。算算账，老伴高兴得眼睛笑细了。

自“小田变大田”后，两邻居家的劳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，她们一点也没闲着。两家的婆娘被承包土地的老板优先录用，中午还管一顿饭，每天工资70元。十几个劳力一起干活，治虫、除草、整枝，田间充满了欢声笑语。每天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她们笑称自己也是新的“上班族”。陈莲的家人再也不用在收获之时来回奔波了，可以一心在上海打工；云芳老公则靠着自己开拖拉机的手艺去了一个建筑队，每天工资150元，还管一顿午饭。

第一年年终分配时，老板计算器一指，陈莲收入1.5万元，云芳因没有满勤，收入1.3万多元，她们知道，这可是不要付化肥农药种子钱的纯收入呀，而且家里剩余的一点田可以照忙，种雪菜、长玉米、荷兰豆、菜薹，掐指算算，这总收入一点也不比“小田变大田”前少，甚至还超过了。

承包地流转出去了，闲不住的老伴曾经也跟在老板后面打工，眼睛手术后，儿子、儿媳坚决不准她再外出打工了。她则在家精心侍弄着屋后的五分地。春天，“苏州青”把地里装扮成田园似的，碧油油的一片，掐菜薹、卖菜薹、天天有进项；夏天，屋后一片青纱帐，玉米棒棒个个赛牛角；秋天的芥菜铺满一田，挑芥菜、卖芥菜，忙得不亦乐乎，那布满沟壑的脸上洋溢着开心的笑容。

乡村振兴的路上，有你有我，思路一变天地宽，乡亲们借着好政策的春风，日子越来越好，幸福指数腾腾攀升。